

而世豈識之哉

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在書也以道為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意而不在言隨鶴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之與書皆不足貴矣以此為貴皆不

足貴故曰為其實非其貴也名名言也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豈有形色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得其實可悲也哉情實也果斷也見聞斷然不足以得之故知道者必不言而有言者必非知道者也今世之人其識見豈及此所以可悲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

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此段只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此極為精妙甘滑也苦澁也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澁而難入要得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說不出雖父之於子亦不可傳書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舖豈知酒味哉道而可獻人莫不以獻諸其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傳於其子亦此意也大凡著書所載所言必非一事此書翻來覆去只說一箇自然之理而撰出許多說話愈出愈奇別無第二題目若如此看愈見莊子不可及虛讀佛書者亦然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六

虛五

外篇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孰是孰維網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嗑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此數行句句精絕五箇乎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四維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却喚作爭其所言如人相追奪也此三字誰下得主張維網但是著力之意機緘不得已運轉不能自止言亦不由他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所以為雲為雨但不知雲為雨乎雨為雲乎如此設問豈不奇特隆施隆起也施止也與張弛同言或作或止孰為之也淫樂淫放也樂戲劇也勸助也言何人為放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四

方皆有風此言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之天倚於北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彷徨往來之貌言上不言下文法也拂搖蕩也

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發問不言人名又是自變箇筆法六極六氣也五常五行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也九洛九州也洛聚洛也洛與落同古字

通用治成德備言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而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故曰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

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以虎狼為仁便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排

抑儒家之論但其言雖偏亦自有理諺云惡虎不食子豈非虎狼之仁乎至仁無親者言仁主於相親而不知其所以相親乃謂仁之至孝不足言者非不孝也蓋至於至仁則孝不待言矣至仁則在孝之上過於孝矣若太宰所問乃是不及孝之言也

言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為不及我能盡仁則過之矣夫南行者至於郢北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速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顯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冥山在北自北而南行至於郢則望北山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速非不及也等閑小小譬喻以發過孝不及孝之意亦自奇

特敬孝猶有迹也愛孝則相忘矣自此以上曰忘親曰忘天下天下忘我但要一節高一節此書筆法例如此皆以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遺棄也蔑視之意蔑視堯舜不足以為德澤及萬世不足以為仁又豈以仁孝自誇美哉太息而言嗟歎自夸也孝弟仁義忠信廉貞八者世人以為美德其實相勸勉以自苦而已故曰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役勞也不足多不足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國財我之至顯何取於名譽并者屏言皆屏去之也至貴至富至顯無為之道也國財得國之財也不渝不變也即所謂常然也八者有為以自役而我常無為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然乃不自得此段把樂來粧撰一項說話又是一般奇特始而懼繼而怠終而惑言我聞此樂如

此三變蕩蕩精神散也默然口噤也不自得不自安也為此樂所驚駭也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達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感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

光其聲勢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汝殆其然哉言我之樂而汝聽之宜其如此三變也奏作也微猶琴微也行之達之

動作聳起也人人事也天地理也禮義聲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謂始作之聲正如此自四時迭起以下又言作用之時變化驚動可喜可愕且作且止而未見歸宿之地也發生文也肅殺武也倫經次序

也四時生殺萬物循序而生長既盛復衰猶樂聲之有文武倫序也琴有文武絃即此文武之類故曰文武倫經流光流暢光華也謂其陰陽清濁之聲如此流暢光華若蟄蟲將奮而雷發聲之時迎之不見其

首隨之不見其終故曰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首尾即終始也死生債起所常無窮言或作或止既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也求其歸一之地而未得故曰一不可待汝之初聞所以懼者如此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王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陰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楛梧而吟自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息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華之意長短剛柔同為變化不可指定故曰變化齊一不王故常齊一同也故舊也不主故常言愈出愈新也滿阬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陰卻塞其聰明也卻與陳同言七竅也黜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萬物而

為之劑量言我之作樂不用智巧而循自然也其聲揮動寬綽自然有高明之名鬼神守其幽即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也日月星辰行其紀往來自然也若有止而又若無止故曰止於有窮流而無止欲慮不知

欲望不見欲逐不及皆形容其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四虛即太虛也我當是時立於太虛之中隱几而吟且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其形雖充滿而自忘其身若空虛然乃至於委蛇汝汝乎汝

惟如此放弛所以息也儻然無心貌也吾又奏之以無息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寂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

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無息不已也自然之命即自然之理也若
混逐叢生者如萬物之叢生而混同相追
逐也林樂林然而樂言林林總總無非樂
也而不見其形布散揮動而不容力以牽
或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其所居
乃在於窈窕冥冥不可窮極不可窺測之
地非生非死非華非實行流散徒言不定
也不主常聲即不主故常也世人至此疑
而不曉乃以問於聖人稽考也問之意也
達於情者達於實理也達於命者極於自
然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機不動謂耳目
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
其自然之樂故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
一六用不行即天機不張五官皆備之意
也無言而心悅謂其悅樂有不容言者汝
於此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到此
又撰出一頌此乃文字綉繹之妙處充滿
天地苞裹六極即是塞乎天地此頌四句
本無別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此是作文
之法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息息故
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
俱也

前言懼息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
而可以入道這一轉尤妙蓋言人之求道
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崇森森之
意息而遁是欲罷不能之時惑而愚是意
識俱亡六用不行之時看此三節便似禪
家作用其間說樂雖作三段亦無大分別
但鼓舞其言而已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
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
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
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
踐其首春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
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
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
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
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困於陳蔡之間七
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

此段議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蓀丈人
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皆是此一種人芻狗
結草為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
篋筐也衍筭也蘇取草也昧塵入其目也
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
世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
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
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斯行周
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
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無方之傳不
執一之道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
之道所以應世而不窮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
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
於人

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
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

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樵梨
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
者應時而變者也

相梨橘柚人皆美之而其味各不同此喻

三王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相果屬似

梨而酸

今取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
畫去而後嫌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異乎周
公也

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今人行之是強獲狙

而衣以人之服也不曰人之服而曰周公
之服意在譏侮聖賢故多如此下字周公

制禮有冠冕衣裳之制故曰周公之服

故西施病心而疇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

之歸亦捧心而疇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

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

窮哉

疇感類也以今人而學古人猶以里女而
學西施之疇疇之所以美者必有西施而

後可道之所以行必見古人而後可而夫
子言汝夫子也此段凡六譬喻節節皆好
寫文莫難於譬喻王雁軒遺管云平生要
自做箇譬喻不得才思量得皆是前人已
用了底莊子一書譬喻處件件奇特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
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

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

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

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

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

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

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

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十二

年初無義理但曰精粗求之火而未得爾

自道而可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妙即是道

不可傳乃如此發出這般言語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止外無正

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

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中無主而止非自見自悟也言學道者

雖有所聞於外而其中自無主非所自得

雖欲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無所質正也

今禪家所謂印證也在我既有所自得而

質之有道之人得其印證則可以自行我

無所得則何以印證於人此兩句雖分中

外其實只要自得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

此謂教人者我之言雖自中出而汝不能

受吾與回言終日不違能受者也汝不能

受則聖人不告汝矣故曰聖人不出由外

入者無主於中此言受教者我言雖自外

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無所主雖聞

其言亦無得也即禪家所謂從門而入者

不是家珍汝既無得則但以聖人為隱聖

人實不隱也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

乎爾便是此意此四句儘自精微須子細

參究道之不可傳無他故也其病在此四

句而已故先曰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塵也止

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道遠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道遠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也遠慮草屋

也仁義不可久處言有連者不可久也觀見也纔有聲迹可見則禍患之所由生故曰觀而多責假道託宿不可久處也過則化之意苟簡苟且也言隨時而不著相也不貸者猶今生言不折本也易養易足也無出不費力無費於我也采真采取真實之理也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懷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此即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奪者死權之者操之而患失則恐懷舍之而迷應則自悲三者皆然無所鑒者略無所見也闕視也所不休迷而不知返也心無明見而不

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之人也天之戮民言天罰之以此苦也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滯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君臣之間曰諫師友之間曰教有此人世則有此八者之用器用也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循大變順造化也無所滯無所汨也我能循造化而無所汨則在我者正而後可以正物我未能無心而以自然之理爲不然則是其會中之天已昏塞矣故曰天門不開詩曰天之牖民便是天門之意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噉膚則通首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噉膚眯目偏說逆心之喻也昔卽夕也左傳曰居則備一昔之衛憊然毒之狀也言

自苦也憤吾心逆吾心也亂莫大焉言自亂性也放風順化也順化而行故曰放風而動德也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又何待教之乎王建路鼓于寤門建鼓言所建之鼓也招呼天下之人而教之猶負大鼓而求亡子也傑然自高之貌

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黜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向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鵠之白鳥之黑自然不待浴之黜之此二喻最佳黜染黑也黑白之朴言黑白皆有自然之質無美無惡不足致辨以名譽而觀示於天下便有是非之意有譽則有毀此心便不廣矣黑白是非之喻也魚之向濡共能幾何若處之江湖則相忘於水中矣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忘矣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

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言予又何規老聃哉規諫也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然者也龍在天地之間可見而不可見故

有散合之喻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也養乎陰陽言以天地之道自樂也噲合也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共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

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夫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子婦女何言哉

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之門人而修謁也偃堂居於堂上而自偃有傲物之意應微言其問答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自此以下一節前一節前篇亦屢有此意於此又添出數句頗奇特制服以其親之輕重為降殺故曰為其親殺其殺蓋言古無服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謂早也誰問也未至於孩提而早能問人為誰矣始也誰謂誰何也使民心變變於古也人有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也為盜之人可殺則殺不以為罪法禁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特共此天下而居故

曰而天下耳其作始有倫言其始如此作為之時人倫之道猶在令其弊也至於亂倫而以女為婦又何可言哉謂其不容說也禮記大道為公一段亦有此意但莊子說得太甚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恃日月之明下睨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履屢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三皇之知亦拂天地造化之理前此多尊三皇而抑五帝到此又和三皇罵了屢屢即蜂類也其尾有毒鮮少也規求也小獸之求不過鮮少如狐狸之類言此等智巧其為毒也亦如此小蟲小獸而已皆譏侮而卑抑之言惜毒也蹙蹙然不安之貌也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鈞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述也豈其所以遠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禮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名處想問禮

於老聃而師之執知其故者執知其典故也鈞取也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笑汝也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也

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焉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墜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鵠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父矣夫丘不與化為人而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立得之矣

此一段文之極奇者白鴟之雌雄不交而生子但眸子相視而已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字從蟲便有生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

子也鳴於上風應於下風謂在上在下也黃帝順下風而行却與此同此風字與風化字又別類目為雌雄言其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為一類故能如此風化螟蟻之於螺贏則非類而以吮化此則以相視而化

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也烏鵲鵠鵠交尾也鵲傳沫者相濡以沫為生子也細要蜂也化化生也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而後有弟故曰兄啼此句下得尤奇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畫文章之妙此類皆不可不知

不與化為人者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能與造化為一也此章以造化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為之為而非無為之為無為之為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卵生化生濕生其樂必出於此其意却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皆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七

虛六

外篇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諱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立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廣間賤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噓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馬中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刻意刻也工苦用意以行為尚也為亢為高也怨諱憤世嫉邪也非世議論世事是非也枯槁寂寞也赴淵投赴淵靜也即入